

感受历史名城

谢善骁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受历史名城 / 谢善骁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大江东去”国史散文丛书)

ISBN 7-200-06315-0

I. 感… II. 谢… III. 历代文化名人—概况—中国 IV. 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42736号

“大江东去”国史散文丛书

感受历史名城

GANSHOU LISHI MINGCHENG

谢善骁 著

出版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6

书号 ISBN 7-200-06315-0/I·936

定价 29.00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大江东去”国史散文丛书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李铁映	成思危	周铁农	蒋正华
主	编	齐怀远	伍绍祖		
副	主	毛国华	季 军	谢善骁	
编	委	万慧中	毛国华	史绥德	齐怀远
		刘瑞旗	伍绍祖	汪 建	沈 雯
		何资宇	林宏时（台湾）		季 军
		孟柏干	姚汉明（香港）		凌渭土
		唐利民	柴 森	黄国元	谢善骁
		谭 斌			

大江东去五千年（代前言）

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应。

——雨果

大江东去，
万里如泻，
波涛就那么轻轻一掀，
推倒了一个个历史舞台；
洪流随之潇洒地一扫，
一切都归于大海。

从夏到秦，自汉至清，
哪个朝代没搭过舞台？
但看江面上
哪一个又得以不倒而永垂？
“粪土当年万户侯”，
沉淀的是千秋功罪。

江水流淌过大地，
文明将中国灌溉。
八千里路的云月中，
凝固了百座名城；
三十功名的尘土里，

矗立着千百块丰碑。

名城上空不散的烟云，
使五千年辉煌久驻不衰；
祠墓之间流驰的星月，
是华夏英魂的忠诚守卫。
碑陵深处理葬着梦幻，
也弥漫着永远的悲哀。

仿佛回到逐鹿中原的时代
——“黑云压城城欲摧”；
带着一次次胜王败寇的信息
——“潮打空城寂寞回”；
诗人们忧伤地北望长安
——“百年多病独登台”。

历史的回声叩响心扉，
鼓动我奋力划进史海，
用杜甫的笔，陆游的纸，
追溯汉唐，回眸汴洛。
将那声“大江东去”的千古浩叹，
演绎为今天的思索和回味。

谢善骁

序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当年谪居黄州时，游览黄冈赤壁，俯瞰滚滚江水，遥想三国史事，缅怀历史英杰。抚今追昔，触景生情，他发出了沉重的浩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声浩叹，在历史长廊留下了悠长的回响，也给后人留下了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尽思索和对神州万里山河的无穷回味。

千年易过，回音未绝，“大江东去”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品牌。本会副会长谢善骢站在这一品牌的基石上，情不自禁地循着这声浩叹追溯汉唐，回眸汴洛，酝酿和创作了国史散文丛书“大江东去”。

由《感受历史名城》《写意古代先贤》《解读历代帝王》三部书组成的“大江东去”，从史地两条线索，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神奇瑰丽的名城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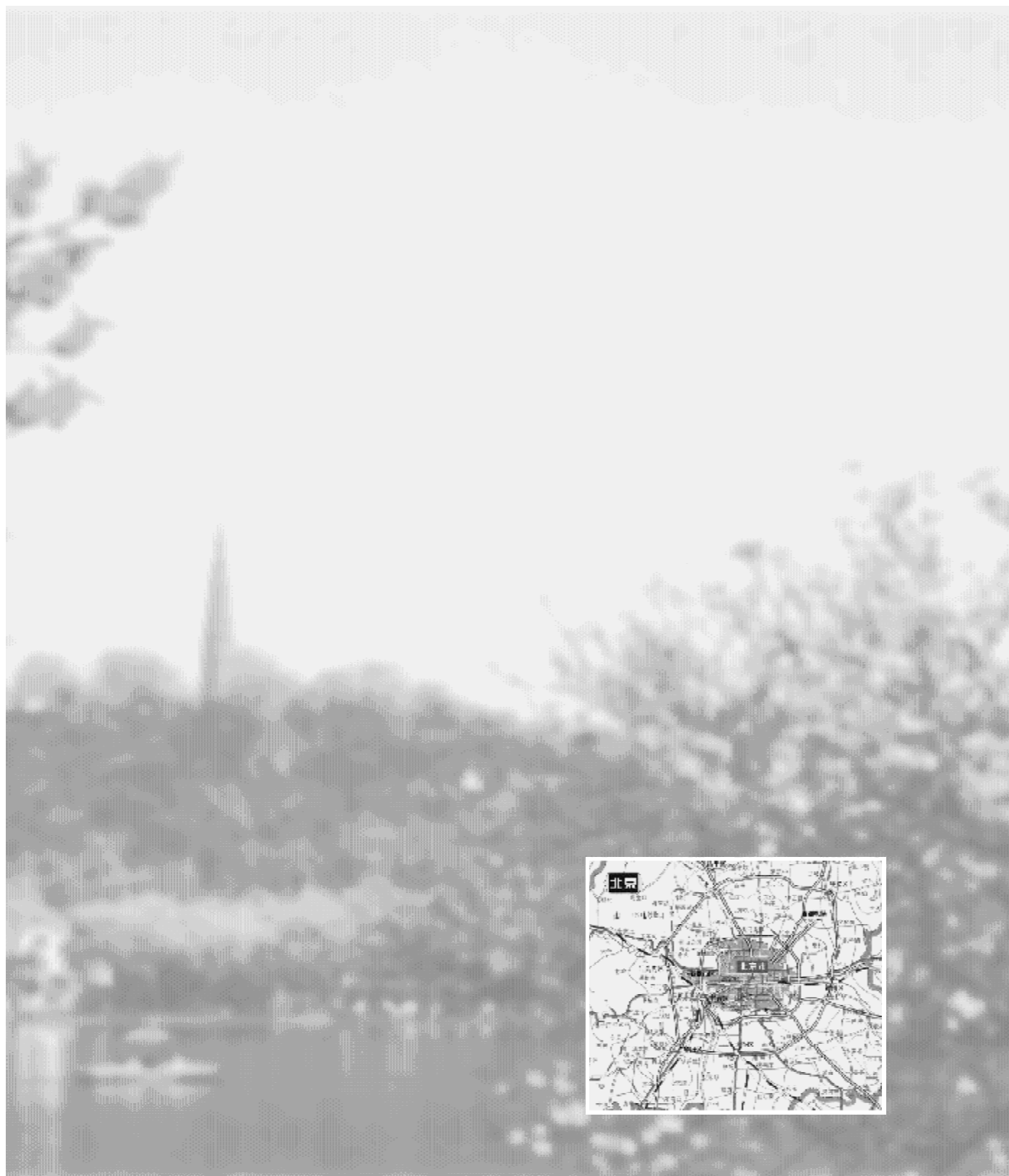
作者在重返名城故址、眺望大江南北的遐想中，以怀旧的情愫记叙二十座文化名城的绚烂历史，以崇敬的心灵再塑二十位历代人杰的不朽形象，以赞美和批判的眼光评述二十位帝王的千秋功罪。丛书的出版，实践了我会关于“弘扬黄河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进步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贡献力量”的宗旨。

当前，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在努力开展爱我中华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希望这套国史散文丛书“大江东去”的出版，能对海峡两岸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了解辉煌悠久的华夏文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也有所裨益。

“大江东去”国史散文丛书，既是历史的辅助读物，也是文学作品。作者采用故事化的方法，力图使本书成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读物，让人们在轻松的阅读中汲取历史知识，提高文学素养。深信这套丛书将引导你循着苏轼的足迹，走进“一时多少豪杰”的历史时空，与景仰已久的先贤邂逅相识并进行心灵的对话，在“江山如画”的大江南北漫步流连之际，圆一个“故国神游”之梦。

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
齐怀远







巍巍大都

——北京

没想到有幸分配到北京工作，而且居然在北京成家立业。一起分配来京的同学大多在“文革”时随单位迁移至“三线”，而我却安然无恙地工作在“红色保险箱”内，未曾挪动过一步。

回想大学毕业时，直到教研组主任隆重地向我们宣布分配名单的前一分钟，我仍对自己私下探听到的消息坚信不疑。我被分配到毕业前曾经实习过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一听主任念到“谢善骠，北京三机部四〇研究所”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然而，一切都是真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说过一句颇为幽默的话：“运气就像一个球那样圆圆的，所以很自然地，它并非总是滚落在最善良、最高贵的人的头上。”运气落到了我这个算不得最善良、最高贵的人的头上。

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对北京的那种感情，那种心仪，也许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像和理解的。现代诗人李季在抒情诗《致北京》中，真实地表述了这样一种真诚的激情和纯洁的愿望：

在我们美妙的语言里，
再没有什么比你的名字更加动听；
在我们祖国的地图上，
还有哪里能像你吸引着我们的心灵？
在我们这里，把那些



去过北京的人都叫做幸福的人；
在我们这里，把从你身边
传来的一个纸片看得比爱人的信还亲。

.....

在我们谈心的时候，
谁对谁也不隐瞒自己的感情：
哪怕是能在你的怀抱里住上一天，
这就是我们一生里最大的光荣！

为了这个愿望，我们
日日夜夜地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
一个信念无时不在鼓舞着我们，
——条条道路，通往北京！

北京依然是年轻一代憧憬和向往之地。如果说与他们的父辈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在时代的经济大潮中，也许难免在心灵深处溅上几滴现实的、理智的甚至商业的水迹。

说起北京，就不由得想起天安门，这是北京的中心和象征。天安门城楼在紫禁城的正门，明称承天门，清称天安门，是明清帝王到天坛祭天、地坛祭地以及大婚、亲征出入的城楼，也是颁布诏令的地方。城楼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画梁朱柱，石栏黄瓦，丹墙绿树，碧水白桥，虽饱经沧桑却依旧威严四仪。

在城楼下广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气势轩昂地矗立着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现代大建筑，磅礴中透着精美，宏伟中显得古朴。站在广场，环顾四围，古老和现代的交织，庄严和艳丽的辉映，令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自豪之情；仰望建筑，聆听历史，仿佛听到“五四运动”的怒吼声震长空，“四五风暴”的惊雷响彻云霄，在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宏亮嗓音中，回荡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





欢快歌声。

经历过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夜的人，就会一辈子记下这个场面，录下这个镜头。犹记空中的天女散花，五彩缤纷；犹记地上的哪吒闹海，浪花激荡，然而最难忘的还是城楼上主席的魁伟身影，人群中总理的爽朗笑声。最初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狂欢之夜，不仅有国庆，还有五一。当我分配到北京参加工作时，五一夜的狂欢已不复存在了，不过诗人公刘却参加过五一的狂欢之夜，并豪情满怀地写下了一首题为《五月一日的夜晚》的诗。他这首诗不仅是文学作品，也可算一则历史记录了：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
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
数不尽的衣衫发辫，
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
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
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他的诗唱出了北京人和中国人真实的感情，尤其是经历过旧社会并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

一 幽州台上的歌吟

当我从天安门前的歌山花海走进千秋古阜幽州台遗址时，欢乐的心情骤然变得凝重了。

幽州台即黄金台，亦称燕台，曾以“金台夕照”而为燕京八景之一，也是八景中最悠久的一个古迹。黄金台是战国时期燕昭王听从谋臣郭隗的治国之策而建造的，台上置千两黄金，招揽天下贤士。思想



家邹衍、军事家乐毅等均应募来到燕国，燕昭王尊邹衍为师，拜乐毅为上将军，近悦远来，引来众多英才，遂使燕由弱变强，“下齐七十余城”，报了齐国入侵之仇。金台古迹已成为一块招贤强国的标碑。

站在这里，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沉重地回响千余年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陈子昂在幽州台吟下的著名诗篇。由于武则天的不信任和不重用，使陈子昂的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当他登上幽州台时，想起了燕昭王和燕太子丹礼遇贤士的历史事迹，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悲怆长叹，吐露了纵目古今、一览时空的宏大胸襟，也诉说了蹉跎失意、孤单寂寞的哀伤情绪。这种经历和遭遇，前曾有古人，后更多来者，陈子昂的叹息声传彻古今，激起多少人的共鸣，成为千百年来被困厄和遭迫害的有志之士的共同叹息。

陈子昂所思念的燕国以及另一个与燕毗邻的蓟国，都是“北京湾”内原始时期奴隶制王权统治的小国。人们将北京称为“北京湾”，因为纵观北京地形地势，依山面海，龙盘虎踞，形势雄伟，恰如古人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极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据考古发掘、考证和推断，燕、蓟两个国家，是在商朝中、晚期前就已经存在的两个小国。周初分封“黄帝之后于蓟”、“召公于燕”，受封者显然沿用了燕、蓟之称。

在西周时期不断强大起来的燕国，逐渐扫平了燕山南北的割据势力，吞并了北部的蓟国和东部的孤竹等国，地域上得到扩大，实力上大大增强，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为了控制要冲，大约在西周末或春秋早期，燕国废弃了中都，把国都迁到了蓟城。燕国传位凡四十四世，历八百二十余载，是当时各封国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强国。自迁都后，蓟城一直是燕之国都，后人称之为“燕京”。战国的蓟城和临





淄、邯郸一样，“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蓟城是广阳郡的治所，成为北方重镇。隋朝初年，燕郡改称幽州，隋炀帝时又改涿郡，治所仍在蓟城。在隋亡后，唐朝将这里更名为幽州，涿郡的名称就消失了。此后，蓟城名城几经变更，从燕山府（北宋）、南京（辽）、中都（金）、燕京、大都（元）、北平、北京（明），沿袭和发展到今日北京市。北京自建城以后，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行驶，燕国蓟城是它的第一个停靠码头，而燕台大概可算作它生命中的第一个亮点了。

继陈子昂之后，不断地有诗人来到燕台，也许不完全是为响应陈子昂而来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感染。唐诗人祖咏宦游边塞重镇幽州，登上慕名已久的燕台，极目纵观，守边大军的雄威军容和燕幽之地的壮美风光，激动和震撼着他的心灵。与陈子昂不同的是，祖咏在《望蓟门》一诗中，唱了一曲请缨立功的高昂战歌：

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黄金台上遥想当年，每个诗人都有一番感想，每个诗人都用诗发表议论，抒发慨叹。姑且不论孰是孰非——其实各人的经历不同，又有谁能评说呢？但是燕昭王的背影激发了诗人们的一个共同心愿：为国家建功立业。乾隆年间，诗人张问陶初入北京，秋游芦沟（即桑干河）。而黄金台就在芦沟附近，这一处承载着古代明君与栋臣之谊的美好故事的遗迹，激起了他对燕昭王的怀念，吟下了一首《芦沟》：

芦沟南望尽尘埃，木脱霜寒大漠开。
天海诗情驴背得，关山秋色雨中来。
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
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

燕国在北京留下的历史光圈，不只是那位招贤强国的燕昭王，还



有一位他的后代、战国末期燕王喜的太子姬丹。太子丹在蓟城政治舞台上登场亮相，他编导的一出“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剧，引出了一群响当当、硬梆梆的燕赵之士。

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这是历史的事实和史家的公论。田光，樊於期，高渐离，特别是荆轲，这一个个名垂竹帛的侠士身影，如一道道掣电，在飞驰的马蹄后激起一串串雷鸣。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太子丹，蓟城何以能出现惊天闪电，燕赵大地又何以能响起动地轰雷？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秦灭燕的前夕。为阻止秦的东进之势，太子丹的太傅鞠武引他见名士田光，田光荐其侠友荆轲于他。在太子丹的重托下，侠士荆轲携樊於期之首毅然渡易水西去刺秦王。荆轲在易水之滨告别太子和诸送行者时，在高渐离击筑伴和下高唱一曲悲壮的离别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仅令在场的送行者热血沸腾，而且使后人一直感念不已。

图穷匕见，荆轲行刺未遂，血溅秦廷。然而即使他如愿刺杀了秦王，太子丹又能有回天之力吗？燕赵之士的行为，诚然是逆潮流而动，任何大智大勇的谋士或勇士，在统一大业的历史潮流面前，谁也不可能成为不被淹没的弄潮儿。但是太子丹和他的侠友们一个个英勇不屈地为国就义，那种忠贞不渝的精神，那种肝胆相照的品格，却足以使后人仰慕了。

历代歌颂荆轲的诗文很多，许多高手也都写有佳作，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五言古诗《咏荆轲》，娓娓动听地叙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整个故事。“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以简洁的语言，在《于易水送人》一诗中，留下了深沉感叹：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明末的一位抗清志士陈子龙，也在《渡易水》诗中抒发了一腔悲愤之情：





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

从幽州台的歌吟，到易水畔的追念，形成了北京史诗中最古老的篇章。

二 勒马在分界点

秦、汉、五代之后，北京再度变得光艳起来。但这一次装点北京并使之再度焕发青春的不是汉人，而是从东北雪原和西北大漠扬鞭而来、勒马于此的少数民族。面对“蓟城”这座中原古都，来自北方的牧马人最初也许有点眼花缭乱，忐忑不安，但很快就适应了远比他们先进、完善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东控辽东、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的幽燕之地，不仅是北部游牧文化与南部农耕文明的地域分界点，而且也是塞外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王朝为争夺天下的必争之地。这里既是塞外民族南下征服中原的起始站，又是中原王朝抑控或征战游牧民族的桥头堡。

作为黄河文化的窗口、中原安全的门户，北京总是最敏感、最迅速地感受到政治气候的晴雨和军事形势的胜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看到了这一点，秦始皇也看到了这一点，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都认识到保卫北京对于中原和中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为防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骚扰，燕、赵、秦各国都在北部修筑了高大的城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征用数百万役卒，将三国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道“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长城经历代不断维修，至明代，完成了留于今日的西起嘉峪关、东达山海关的万里长城。

长城万里，北防匈奴，秦始皇对保卫黄河流域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当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站在明代的居庸关、八



达岭的长城城关时，不禁缅怀起秦始皇的伟大功绩，颇为公正地赋下二首《登万里长城》，其中一首曰：

秦时楼堞汉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
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
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
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

长城是震撼世界的最伟大和悠久的古代工程之一，它的存在，不仅使人类文明多了一个奇迹，而且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饱赏眼福、追溯二千年历史的机会。毛泽东“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名句传诵中外，激励和鼓舞着各地游人争相登上长城，而北京郊外居庸关、八达岭以及慕田峪的长城关口，更以高峻的城堞、古老的烽火台和“平临星斗三千丈，下瞰燕云十六州”的雄伟关山，成为人们的必登之地。

从北朝至五代五百余年间，战乱不息，北京当然不得安宁。隋炀帝三次征讨高丽，唐太宗东征辽东，北京曾是数百万大军的集结之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北京又成为“安史之乱”的发难地，权倾范阳、平卢、河东三地的节度使安禄山，从范阳（今北京大兴、房山与河北涿县一带）举兵作乱，率叛军南下攻入洛阳，建都称帝。继安禄山之后，史思明割据范阳郡，自称皇帝，改范阳郡为燕京，以燕京为基地，分四路南下，攻下东京。“安史之乱”虽然被唐朝廷艰难地平息下去，但大唐帝国从此也就走上了穷途衰路。

每当中原朝代从兴转衰之际，也正是北方民族入主华夏之时。唐朝的衰落为辽宁北部游牧民族契丹的兴起提供了极好机会，幽燕之地也因此被推上了历史的焦点。令契丹统治者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居然在无需大动干戈的情况下，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了燕京重镇。原来是一个无耻之徒石敬瑭帮了他们的忙，他在契丹支持下灭后唐，建立了后晋小朝廷，而他的回报是以父礼奉侍契丹统治者，并把燕京和云中（今大同）两地区的十六个州县割给契丹。契丹政权升幽州为陪都，称





南京，在契丹正式改国号为大辽后，辽圣宗改称南京为燕京。北京开始了一个从军事重镇向政治中心的过渡时期，伴随而来的则是一次新的民族融合。

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北部大辽成为宋朝心腹之患。宋太祖赵匡胤虽有收复燕云之志，却无实现宏愿之能。979年，宋太宗率宋军与辽军大战于高粱河（今北京阜城门外玉渊潭一带），宋军损兵折将，宋太宗逃至涿州，坐骑均失，只得借驴车逃遁。七年之后，宋朝出动三十万大军再次伐辽，但又一次以败北而告终。赵匡胤在开国之初以“杯酒释兵权”之策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帝座的保险箱，却不惜让大宋帝国变成了一个积弱积贫的纸老虎，在历史上欠下了一笔难以勾销的孽债。此后，宋朝只能在河北平原挖防御沟，联通水系，抵御辽骑兵南下，再也无力北伐了。

当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辽之后，北宋朝廷以极大的代价收回了一座破烂不堪的燕京空城，并改燕京为燕山府。然而不到两年，燕山府复又落入金朝之手。靖康之变宣告了北宋王朝的死刑，金国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完颜亮和以后开创金朝全盛期的“小尧舜”完颜雍，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对汉族帝王生活非常向往，处处效仿。迁移中都之后，除兴建金碧辉煌的宫殿之外，他们还大建皇室宫苑。钓鱼台、玉渊潭、北海公园，还有那默默地与卢沟桥一同走过千年的众多石狮子，都是当年留下的历史见证，金中都时代可称作是北京地区皇家园林的奠基时代。这是发生在北京的又一次民族融合，融合的对象是女真人。

然而，中都城从扩建到败落的起落过程，只有六十余年，因为金政权很快就被蒙古族摧毁了。中统元年（1264年）八月，对中原文明颇有了解和仰慕的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以燕京为中都，作为陪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次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并毅然决定将都城从上都开平迁此。从此，北京中止了在中都

